



## 灵魂上的朋友

——小议汪曾祺与张洁

□ 金实秋

资深学者、出版家汪家明在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采访时有一段对话——

中华读者报: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汪家明:汪曾祺,或者张洁。我真的很想念他们。

这是汪家明的想念。我以为,有相同或近似想念的读者至少数以万计;我,就是其中之一。

著名出版家、原三联书店老总范用是汪曾祺的挚友,也是张洁的知音。他曾向台湾诗人、时为《幼狮》总编的痲弦同时推荐过汪与张的作品。当时,汪、张的稿子已是大陆的“抢手货”“热销货”了,而港台报刊则更需要“难度高(不易得到)”的作家的作品,“以光篇幅”。痲弦在1993年3月21日复函范先生云:

“张洁的散文,则交《幼狮文艺》发表,……汪曾祺的《晚年》适合‘联副’目前的编辑旨趣,不过此文已在大陆发表,按《联合报》社方规定,不发表作家在大陆刊过的作品,所以我把汪先生这三篇交给《幼狮》处理,另外写信给汪,请他另外新写文章给‘联副’。”(见《范用存稿》)

1996年12月,范用、王世襄等在京文化老人组建了一个“美食人家”好吃会,创始会员十二人,其中有冯亦代、黄宗江、丁聪、吴祖光、许以祺等人,汪老先生、

张洁女史均为创始会员也。曾见过许以祺拍摄的范用与汪曾祺、张洁三人在饭桌上的照片,当是好吃会上的合影。遗憾的是,半年左右后,汪老即因病仙逝了。

在美食上,张洁可谓也是汪曾祺的知音也。据王干说,张洁为了能够品尝汪先生亲手烹任的佳肴,曾特地邀请汪老到她家去做了一桌菜。

至于在创作上,张洁更是汪老的知音了。“张洁奇怪为什么诺贝尔奖没有放在汪曾祺头上。她认为汪曾祺的作品很高级,有种俗极而大雅的感觉。”(见姚育明《闲说汪曾祺》)张洁应邀在美国威斯康大学讲学,曾亲自指导大学生们阅读理解汪曾祺的作品。

张洁感慨地说过:“感到窒息的时候,便会翻开他的文字,不紧不慢的读着……”“云淡风轻的文字带给我少有的宁静和淡淡的愉悦。”

最令人感佩的是,张洁还对那些有意无意中伤汪曾祺的流言蜚语给予了有力的抨击,彰显出她所特有的孤傲之风和侠义之气。她的激愤之言令人振聋发聩,使人拍案叫好。她说:“间或听到有关汪老哥的小‘花边’,……无非是喜欢女人而已。喜欢女人算什么,男人不喜欢女人反而奇怪了。年轻时与女人的关系如何我无从得知,那即便如何又怎样?我与他相识后,从未听说过他与

哪位女人关系过界。(过界又怎样!)”

张洁曾写过一篇感人至深的散文,记叙了她与冯骥才交往的一些往事,题目是《你是我灵魂上的朋友》,借用张洁的话,她与汪曾祺,不也是灵魂上的朋友么?

当是我目力所限吧,在我所看到的资料中,未看到汪先生说过张洁,只有山西作家乌人发表在2019年第6期《上海文学》上的一小段文字。1987年底,汪曾祺从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活动结束后回京,不久,乌人去看望他。他在与乌人谈及美国见闻时说:

“那年,张洁在美国就让黑人抢了一回。”我(乌人)笑着说:“怎么抢的?”汪先生说:“她在大街上走着,看见一个黑人在前边摔倒了,就赶过去扶他。没想到,人还没扶起来,那黑人顺势一伸手,就把她手里的钱包抢走了。她忙喊:有人抢我的钱包了!可谁听得懂呀……”(见乌人《寻踪汪曾祺》)

作家张守仁在《文人作家汪曾祺》一文中说,“我曾在张洁和平门的寓所里,看见她新装修的素墙上挂着一幅汪先生的《水仙》,水仙们亭亭玉立,葱绿可爱。”古哲时贤常以水仙喻人之高洁,“冰魂月魄水精神”“岁寒不改雪霜姿”,云张洁是当代文坛的“水仙”,实至名归也。

的“漏子”全拿了,金瓦匠才开始整理屋面,只见他一边右手拿长木条轻拍瓦面,一边左手飞快地推挤瓦片,转眼间一条条笔直的瓦行如黑色的琴键般排列在整个屋面上。接着金瓦匠为大屋与厢屋之间流淌雨水用的“天沟”更换新的油毡,油毡两侧要压在底瓦下,再把厚厚的石灰浆均匀地涂在接头两侧,一支烟工夫四五米长的半圆形“天沟”便大功告成了,这样一来雨水就会沿着光溜溜的油毡直下而毫无遮拦,下暴雨时“天沟”会如龙般喷出一条白色的水柱。最后金瓦匠站在屋檐梯子上拆下破损的瓦当,如果一时没找到合适的瓦当,他就手持瓦刀用厚石灰浆精心制作石灰瓦头,一个个青灰色的瓦头形如虎头,奕奕有神。三伏天,太阳炙烤着大地,火热的阳光直射屋顶,抬头远远望去,蓝天白云衬托着金瓦匠忙碌的身影,只见他古铜色的脸庞沁出密集的汗珠,折射着太阳的光芒。

吃晚饭的时候,是拾屋一天最热闹的时刻。浑身灰土的金瓦匠下了屋顶,父亲忙着递香烟,母亲忙着递毛巾,二哥帮忙端茶水拿馒头。谁知金瓦匠来不及拍去身上的尘土,先是像变魔术般缓缓地取身后取出什么东西来,然后是眨眼的工夫,飞快地递给二哥一把弹弓,递给我两块大清铜钱。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这些可是以前我们哥俩贪玩淘气时被父亲扔到屋顶上的我们的宝贝儿。吃着甜甜的洋馒头,铜钱和弹弓成了拾屋那天我们哥俩意外的收获。

如今南水北调工程三阳河穿三垛古镇而过,二街已拆去大半,邻居们大多住上了安置小区的楼房别墅,年迈的父母也不再经受房屋漏雨的困扰。拾屋已成为往事,在我心中却是难以磨灭的成长记忆。

## 拾屋

□ 俞传安

亲从日杂店回来,金瓦匠已上屋检查完屋面,站在屋顶上喊父亲:老俞啊,屋脊上有两处“漏子”,要换望砖、挂瓦条和小瓦呢。

父母亲招呼金瓦匠下屋来先吃早茶,金瓦匠说不急不急,站在屋顶吩咐小粉子递给他瓦刀、长板条和扫帚等工具。这时小粉子快人快语,告诉母亲:我家老二天麻麻亮就起床了,吃了碗开水烫饭,我做的火烧饼不吃,就等着到你家吃早茶呢。母亲笑着说:应该的,到老姐姐家帮忙拾屋还愁没有早晚茶吃。

说起早晚茶,又叫腰顿子,是家乡手艺人两餐之间的加餐。我和二哥最乐意做的事情就是跑腿去买早晚茶。二哥被父亲唤去帮忙拎水给小粉子搅拌石灰浆,然后拆开纸脚放进石灰浆里。母亲塞给我个淘米箩,催我赶紧去买早茶。早茶是在秦麻子烧饼摊定做的插酥烧饼。我手捧淘米箩,闻着刚出炉的烧饼芝麻香,一溜烟直往家跑,如遇见邻居家的玩伴,那股炫耀的滋味比吃上甜烧饼还要甘甜,心里得意得不得了。晚茶则是去二桥口的二合营食品厂门市部买洋馒头,下午三点就得去排队,不一会儿食品厂的工人准时拖着板车过来,老远就看到板车上塑料筐里白胖胖的馒头冒着热气,馒头上面盖着淡淡的“喜”字红章。跑腿的好处自然是少不了我们哥俩每人上午一个烧饼、下午一只洋馒头。

金瓦匠拾屋手脚麻利,先是沿瓦行揭下破瓦,换上望砖,摆好挂瓦木条,摊上石灰浆,依次排上底瓦,然后扣上盖瓦。等把屋顶

梅雨季节,连日阴雨,三垛古镇上那些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老房子,不是东家大屋漏雨,就是西家厢屋滴水。盼到开头,刚进起伏,二街上的邻居就开始张罗着找瓦匠收拾屋面,换瓦拿“漏子”。三伏天是拾屋的繁忙季,镇上的瓦匠们就像二合营食品厂刚出炉的三垛大方酥一样走时,连说话的声音也是脆蹦蹦的:这两三天忙得很,要个把礼拜才轮到你家呐。

二街上的瓦匠俞济宏手艺好,找他的人多,工钱自然比别的瓦匠贵些。儿时记忆中家里祖屋的几次拾屋,父亲都是请住在三街北头的金瓦匠来拿“漏子”。金瓦匠四十出头,在家排行老二,老婆叫小粉子,小粉子与母亲曾经一起在光明蔬菜队种过蔬菜,后来离开蔬菜队回家帮金瓦匠做起小工。记得是三年级暑假,我跟着父亲去三街上请金瓦匠拾屋,小粉子阿姨热情得很,满口答应父亲:俞大哥放心,我让老二先到你家去。这时刚收工回来的金瓦匠满脸笑容,一边接过父亲递上的香烟,一边嘱咐父亲准备多少斤石灰和纸脚、多少米油毡等材料。临走前父亲与金瓦匠约好农历六月十三来拾屋。

六月十三,父母亲六点到不就起床忙碌起来,父亲赶去日杂店让老板送来石灰和纸脚,母亲一边烧早饭一边催我们早点去买早茶。我与二哥还在洗漱,二街上传来瓦匠用的翻斗车发出的“吱吱”声,不一会儿,就听到大门外小粉子在叫母亲:德英姐姐,车子就放在门口二街上啦。我家祖屋沿二街朝南分前后两进,两侧是东西厢屋,中央是长方形的院落,前屋的堂屋开门就是二街街道。母亲从东厢屋里出来招呼小粉子时,金瓦匠已经扛着梯子穿过前屋的堂屋来到院子里。等父

## 鲁迅先生的偏颇

□ 姚正安

鲁迅先生的杂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是以日文发表在1935年6月号《改造》月刊上的。这篇文章的由头是“新近上海的报纸,报告着因为日本的(东京的)汤岛,孔子的圣庙落成了,湖南省主席何键将军就寄赠了一幅向来珍藏的孔子的画像”。

一幅画像,如何能够引起鲁迅的注意,而写下一篇名文?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时代背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侵略中国、称霸亚洲的野心,鼓吹用“孔子之教”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并在东京等地大修孔庙。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也于1934年2月下令尊孔,定8月27日为孔诞纪念日,大力宣扬“孔孟之道”,提倡所谓“新生活运动”,与日本侵略者遥相呼应。

鲁迅先生以其锐利的目光看出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当局所谓尊孔,正是内外反动派欲用孔教做“敲门砖”达到险恶的目的。这样说来,此文的时代性、民族性、先进性就显而易见了。

文章逐层深入地写出了孔子在中国历史上地位的变化,揭示了变化的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和现实状况。相信不少人读过这篇杂文,我就不再啰里啰嗦地对文章进行分析了。

我还是讲讲我的阅读感受。

鲁迅先生对孔教之兴衰的分析以及对孔子被统治者作为敲门砖使用的事实列举,都是无可辩驳的。但是,当我读到最后一段,我的目光和思维久久停在那几行字上,而且心中有说不出的味道。不妨录于下,请诸位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中国的一般的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子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但我想,能像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有的了。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成为权势者们的圣人,终于变了“敲门砖”,实在也叫不得冤枉。和民众并无关系,是不能说的,但倘说毫无亲密之处,我以为怕要算是非常客气的说法了。不去亲近那毫不亲密的圣人,正是当然的事,什么时候都可以,试去穿了破衣,赤着脚,走上大成殿去看看罢,恐怕会像误进上海的上等影戏院或者头等电车一样,立刻要受斥逐的。谁都知道这是大老爷们的物事,虽是“愚民”,却没有愚到这地步田地的。

鲁迅分析了“愚民”对于孔子的矛盾态度,原因在于“孔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

果然是“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吗?当然不是的。先说说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孔子说,仁者,爱人。爱人,不是爱特定的一群人,以至某一个人,而是爱所有人,所有人不包括民众吗。到了宋明,儒家从“爱人”扩展到“民胞物与”,把仁提高到爱自然万物的高度和广度。

再说说教育。孔子是不是私学的开山鼻祖,缺少史料支撑,但绝对是平民教育第一人。他的教育大纲是“有教无类”,对所有自愿接受教育者实施教育,入学条件也极为简便,“自行束脩以上”,即自己带着十条干肉来报名。那时候,山高林茂,动物繁多,十条干肉对一般家庭都是轻而易举的。正是孔子,为无数平民子弟争取到受教育的权利,也是孔子使平民掌握了文化知识,参与到治国理政中来。对平民实施教育,是不是“为民众”?

我们还可以从孔子的志向上感悟到孔子的为民情怀。

《论语·公冶长》记载着孔子与弟子颜渊(颜回)、季路(子路)畅谈志向

的故事: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某一天,颜渊和子路侍候在孔子身边。孔子就让两位得意弟子说说自己的志向。子路一向性急而少谦虚,急急忙忙地说:“我愿意将车马和衣服与朋友们共用,用坏了也不遗憾。”这符合子路的性格。颜回接着说:“我希望不夸耀长处,也不表白劳绩。”颜回的谦退由此可见。到这里就该结束了,或者老师给予点评,想不到子路却提出“愿听到老师的志向”。孔子没有责怪子路的鲁莽,也没有推让,直接说出了十二个字。这十二个字是孔子通过努力使“老者得到安抚,朋友得到信任,晚辈得到关怀”。这是孔子的志向,也是孔子一辈子为之努力的目标,他所憧憬的“小康”“大同”,有更为完整的构图。这里面的“老者”“朋友”“少者”,难道不包含“民众”吗?这已经不需要文字表述了。可以说,这十二个字是中国民本思想的萌芽,在中国思想史上闪烁着永恒的光辉。

最后,我再摘录几章《论语》原文,让大家一起鉴别一下,孔子是不是“为民众”的: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这一章里,孔子认为,治理政务,可以没有军队,甚至可以没有粮食,但不能没有民众的信任,如果民众失去对国家的信任,国家就不可能立起来。把民众有无信任提到国家兴亡的高度,这可能是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滥觞。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处同上》)

有若是孔子的弟子,当鲁哀公问道,年成不好,用度不足,该怎么办?有若说,您何不采用十分取一的税收政策呢?鲁哀公无奈道,十取二都不够用,十取一有什么用?有若因此说了一句足以引起统治者警戒的话:“百姓富有,国君怎么会不足呢?百姓不足,国君怎么会富有呢?”有若以此希望鲁哀公节用厚民。这里的百姓不就是民众吗?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众多)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

冉有驾车,陪同孔子到卫国。到了卫国边境,孔子感叹,百姓真多啊?农耕社会,人口众多是国力强盛的表现,孔子因此感叹。冉有说:“人口已经挺多了,还该做些什么呢?”孔子回答:“要使他们富裕。”冉有又说:“一旦富裕了,还该做些什么呢?”孔子只回答了两个字“教之”,即教育他们。

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了富民教民的思想,是多么地了不起啊。直到今天,这仍然是治国理政的宏伟目标,不仅中国,世界亦如此。孔子为民众计不可谓不深远,如何能说“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呢?

鲁迅做一些“骂孔子的”文章,未为不可。自孔子当世到今天,可以说骂声不断,有的已经不止是骂,简直是侮辱。我以为,不管谁骂,也不管怎么骂,但要骂得在理,骂得有据。不能变成泼妇骂街,那样,对被骂者当然不好,骂人者也显得素质太差。骂孔子,总不能离开时代和阶级,总不能背离《论语》等经典著作。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说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骂孔子全都骂错了,至少,在孔子关于民众问题上的判断有失偏颇。